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六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瑞保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布旦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錄監生臣俞鳳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封建考一

上古至周封建之制

黃帝之時神農氏世衰謂神農氏後代子孫道德衰薄非指炎帝之身也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不恭莫能伐

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謂黃帝克炎帝之後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蚩尤當時諸侯之強者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上監去聲下監平聲監若周分陝也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

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堯文德之祖廟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嶽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既盡覲見班還后君也舜斂公侯伯子男之瑞圭璧盡以正月中乃日日見四嶽及九州牧監還五瑞於諸侯與之正始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柴既班瑞之明月乃東廵燔柴乃祭天告至也望秩于山川東嶽諸侯境内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如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之類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法制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律陰吕陽律也修五禮吉凶軍賔嘉五玉五等諸侯所執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黄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是也一死士執雉贄如五器器圭璧也卒乃復器還贄不還也五月南廵守至于南岳

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巡守四嶽然後歸告至文祖廟特一牛也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各朝於方嶽之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按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三代以前事迹不可考名會征討之事見於史記黄帝紀巡守朝覲之事見於虞書舜典故摭其所紀以為事始

禹承唐虞之盛塗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及其衰

也有二窮孔甲之亂遭桀行暴諸侯相兼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其後紂作淫虐周武王致商之罪一戎衣而天下治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減湯時千三百國

鄭氏曰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地內方七千里乃能

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

臨川王氏曰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此左氏之妄也禹之會塗山在東方不過見東方諸侯耳豈使四海之内會於一山之下哉以禹之時有萬國

則不當指塗山而言也書曰萬國總四海之内大畧而言且九州之地今可以見者皆以為國則山川沮澤不可以居民獨立一君孰為之民乎

慈湖楊氏曰堯舜協和萬邦春秋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此言其大數耳使不滿亦可言萬或倍萬亦可言萬如言萬物萬民奚止於萬耶皆舉其大畧言之耳先儒顧必欲整整釋所謂萬數

鄭康成謂州十有二師者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

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畿內則整整爲萬國不多一不少一吁可哂哉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孝經說亦云周千八百諸侯此或據古志而云漢博士求其說而不可得遂爲之說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凡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又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云云凡九十三國以應周千八百

諸侯之數武王之興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康成遂又謂三分有二則殷末千二百諸侯牽合可笑之甚獨不思諸侯之建不知其所始其為君為長者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間聖人出焉舉天下咸歸服之是為帝為王夫所謂為君為長者皆諸侯也大小多少之數豈得而預定則又豈能新立法更易之增損之以合王制所言之數耶武王克商滅國者五十爾餘率因其舊則周所封建亦

不多矣詎能盡更而易之雖有功德則加地有罪則削地其有功有罪者亦不見數姑仍其舊乃勢之常而漢儒為是等等差差不可少有增損之制則亦不思之甚矣

先公曰愚按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夏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盟津之會雖曰八百諸侯然未嘗有以名字自見者曾不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猶以其號自見者何也異時周家所

資以藩屏王室者皆周所自封之諸侯而古諸侯無所存者如奚仲之後為薛臯陶之後為六蓼僅見於春秋時此所謂古諸侯也然皆小國寡民凛不自保於强大之間而終以見滅耳柳子厚言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資以滅夏者湯不得而廢資以滅商者武王不得而廢也蘇黄門言商周之初上古諸侯棊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繼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是則然矣

今以當時事勢推之所謂古諸侯者土地人民其存餘幾亦何不可廢不可動之有武王周公定周之初封建可也郡縣亦可也聖人之心以公而不以私封建則世守其國家而以天下之地與天下為公郡縣則更易其守令而以天下之權為一人之私公私之分而享國之久近存焉耳

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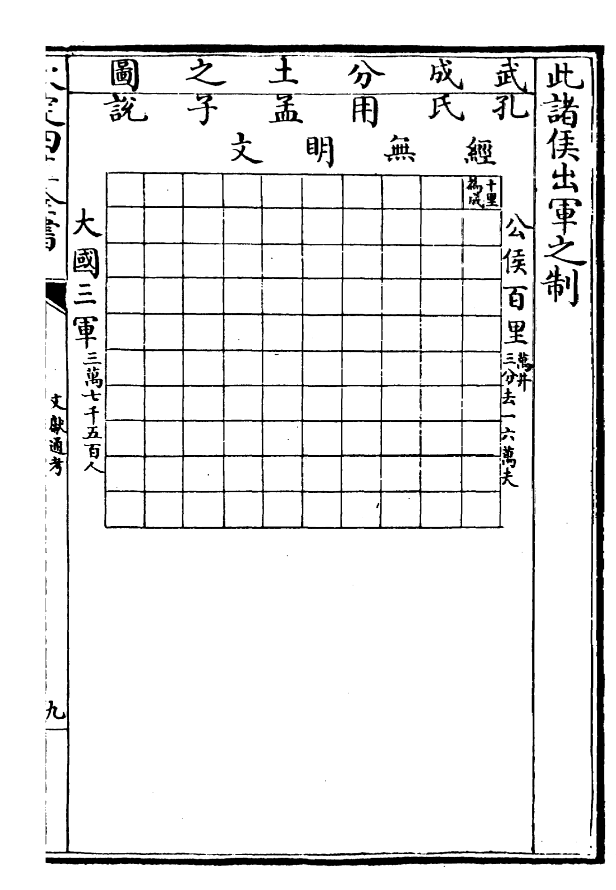
國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閒音閑建立也立大國三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

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肦其餘以祿士為閒田縣内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内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肦讀為班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與音預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

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又改周之法闗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為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也其一為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也

朱子語錄曰封國之制漢儒之說只是立下一箇算法非惟施之當今不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處且如九州之地冀州極濶河東河北皆在焉雍

州亦濶陜西五路皆屬焉若青兖徐豫則疆界有不足者矣設如夏時封建之國至商革命之後不成地多者削其國以予少者如此則彼未必服或以生亂又如周王以原田予晋文其民不服至於伐之蓋世守其地不肯遽從他人若封王子弟必須有空地方可封左氏載齊地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若成王不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頓放處


此諸侯出軍之制
武成分土之圖
孔氏用孟子說
經無明文
十里為成
公侯百里萬井三分去一六萬夫
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伯七十里四千九百井三分去一二萬九千四百夫

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

子男五十里二千五百井三分去一萬五千夫

小國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司徒建邦國之圖

食一百三十里有奇

諸侯之地	封疆方四	百里侯其食	者三之一

此成國兼附庸之制

司馬法乃公田用助通率如此但周制鄉遂用貢采地用助通率計之四同有半之地已為成國

食一百里

諸伯之地	封疆方三	百里伯	其食者三之一

兼附庸言之則有五等以自有地言之三等而已與分土惟三不相牴牾

食五十里

諸子之地	封疆方二	百里子其食	者四之一

食二百五十里

一同百里 其食	諸公之地封	公	疆方五百里	者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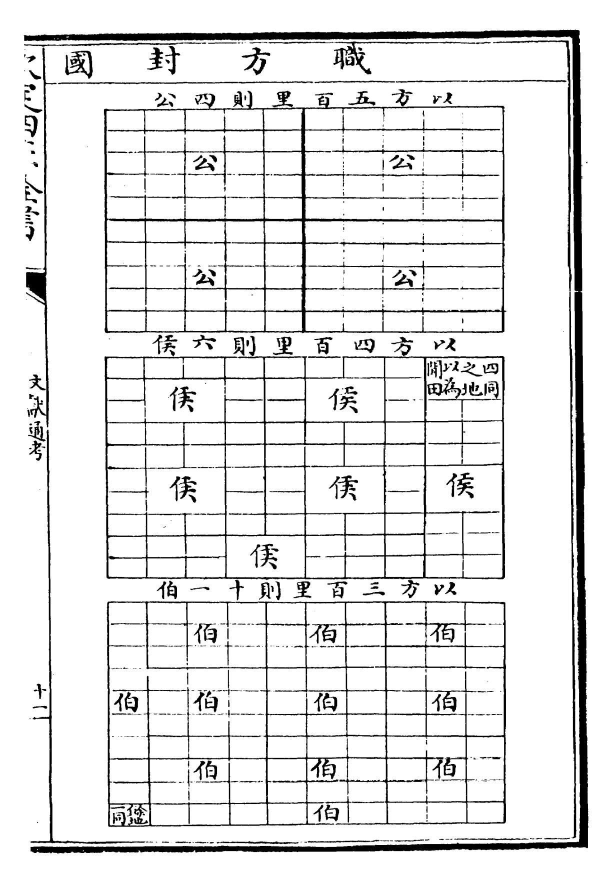
司馬法同十為封封三百一十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

千乘之賦地占四同有奇餘為附庸之地

食二十五里

諸男之地封	疆方	男	百里	其食四之一

男無附庸


職方封國
以方五百里則四公
公
公
公
公
以方四百里則六侯
四同之地以爲閒田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以方三百里則十一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伯
一同

設法之圖

以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以方百里則百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成王廣魯之圖

明堂位云魯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如司馬法方七百里出革車幾五千乘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七百里蓋包山川土田附庸言之車止千乘則猶大國之制

地方七
百里革
車千乘

今定分土惟三之圖

公　一同為三郊一同為三遂

餘二同半出賦二百五十

新　乘合千乘公地四同有半

圖　為方二百一十里侯上同

於公

伯　一同爲方七十里者二（一爲郊二爲遂）

新　餘一同（出賦合六百乘）百乘

圖　伯地二同爲方百四十一里實二百四十步

男一同為方五十里者四（一為一軍 一為一遂）餘為五十里者二（定出賦五十乘合三百乘）

新子下同於男周禮於男獨

圖見自有封疆可推而上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尚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

孟子萬章北宫錡問周室班爵禄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左傳子產曰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

唐氏曰學者見司徒建邦國封疆與武成分土之等孟子班禄之制不合因謂周禮非周公之制爲周禮者又强爲之説曰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周

公變商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皆未深考
之耳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左氏曰成國不過半
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則大國三軍
出於三郊三遂副之周制然矣牧誓曰武王戎車
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御事司徒司馬司空然則大
國三軍三卿爲之帥一軍之戎車百二十五乘商
制然矣商周諸侯之軍制既同分土之制安得而
異周之九服即禹之五服烏覩所謂七千里者周

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而所立七十一國分土之制遽過於商大者二十四倍小者猶三倍何所容之後儒不能通則曰是兼附庸誠是也抑不思百里之地提封萬井三分去一為六萬夫之地悉以家一人率之為兵六萬尚不足三郊三遂七萬五千人之數為車六百乘亦不足千乘之數所謂園廛宅田土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與卿大夫公子弟之采邑於何容之家既役其一人百畝又

征其什一他無餘地車輦馬牛干戈之屬於何出
之百畝之分以中農計之足食七人什取其一則
十夫而食七人古庶人在官次等之禄也六萬夫
之税足當中農夫六千人而已三鄉之吏九千四
百六十人於何給之尚未言三遂之吏與其百官
之衆府史胥徒之禄宗廟朝廷之禮王國之朝貢
四鄰之邦交於何取用也百里之地不足為公侯
之國明甚況七十里止二萬九千四百夫之地五

十里止一萬五千夫之地其不能為諸侯之國抑又明矣然則子産孟子之言非歟曰二子何可非也抑古人之為言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古之為國有軍有賦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也出於國之郊者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此賦也出於成國者也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推而上之方二百里而具六軍自賦言

之則方千里而具萬乘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通
軍與賦而言之則方千里者為兵車萬九百乘推
而下之方百里者為方五十里者四五十里具一
軍又五十里者為一遂合為兵車二百五十乘餘
方五十里者一定出賦五十乘軍賦合三百乘男
之國也由是推而上之七十里而具二軍又七十
里而具二遂略當一同合為兵車五百乘加一同
定出賦百乘軍賦合六百乘伯之國也百里而具

三軍又百里而具三遂合為兵車七百五十乘加二同有半定出賦二百五十乘軍賦合千乘公之國也伯二同則方百四十一里公四同有半則方二百一十一里子下同於男侯上同於公是謂分土惟三自是而外則附庸也山川也土田也雖未必皆其所有皆在封疆之内矣今夫顓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此附庸在封疆之證也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此土田在封疆之

證也奄有龜蒙遂荒大東奄有鳬繹遂荒徐宅此

山川在封疆之證也封疆之內附庸山川土田皆

在焉然皆非出軍制賦之壤故地方七百里而止

於革車千乘則舉封疆而言雖七百里猶可而況

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乎故於天子

言千里者兼軍賦而言之於諸侯言百里七十里

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於天子言萬乘者以

賦法通率也於諸侯言千乘者兼軍賦而言也於

諸公言五百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於封疆也於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者皆省文而互見若異而相通何嘗纖毫牴牾哉且先王之於諸侯豈其封疆一定而遂無所勸懲哉公之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合五百里而止侯伯子亦然男之百里所自有有慶而益以地則豈以百里為拘哉存男之百里以見自有之封疆耳公侯伯子

慶而益責而削皆在封疆之中矣此周公之定制

而成王廣魯以七百里則廣周公云爾非周公之

制所得而拘也於齊有賜履焉於衛有封畛土略

焉於韓侯有奄受北國焉山川土田附庸或得其

全或得其偏皆封疆之數也與武成孟子之言蓋

相表裏矣然則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諸儒之

說孰是乎曰皆非也鄭司農謂所食租稅之數男

適五十里是大國貢輕小國貢重也鄭康成謂公

以一易侯伯以再易子男以三易是大國土沃而小國土瘠九等自不易至再易而止未有三易者豈諸侯之地皆無不易者哉康成之説既不通司農之説又倒置輕大而重小是侮弱而畏强也豈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哉子産曰先王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甸服也甸非侯甸之甸乃祭公所謂邦内甸服也畿外諸侯則列尊貢重矣公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

不亦尊重而卑輕乎康成曰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其意是矣奈何以一易再易三易為說也授之沃壤而貢重予之瘠土而貢輕是乃適當然烏在其為正之字之哉當以王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為正然王食豈盡取其所税哉諸侯以什一取民王又以什一取諸侯則四之一者是乃四十之一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於其什一之中縣取其二焉此甸服之所以列卑貢重職

方氏七伯當為什一伯注說為是

陳氏禮書曰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葢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

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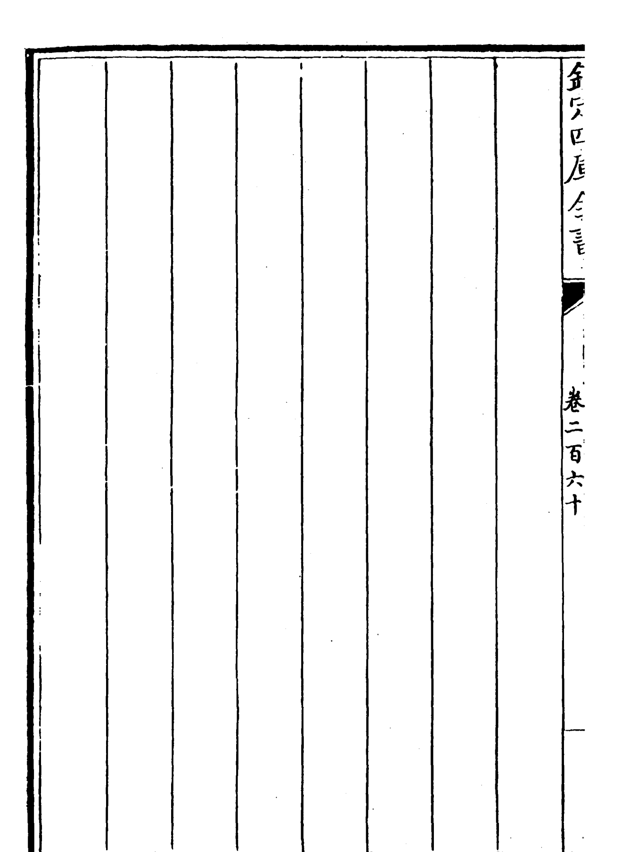
朱氏語録曰向来君舉進制度説周禮封疆方五百里是周圍五百里徑只百二十五里方四百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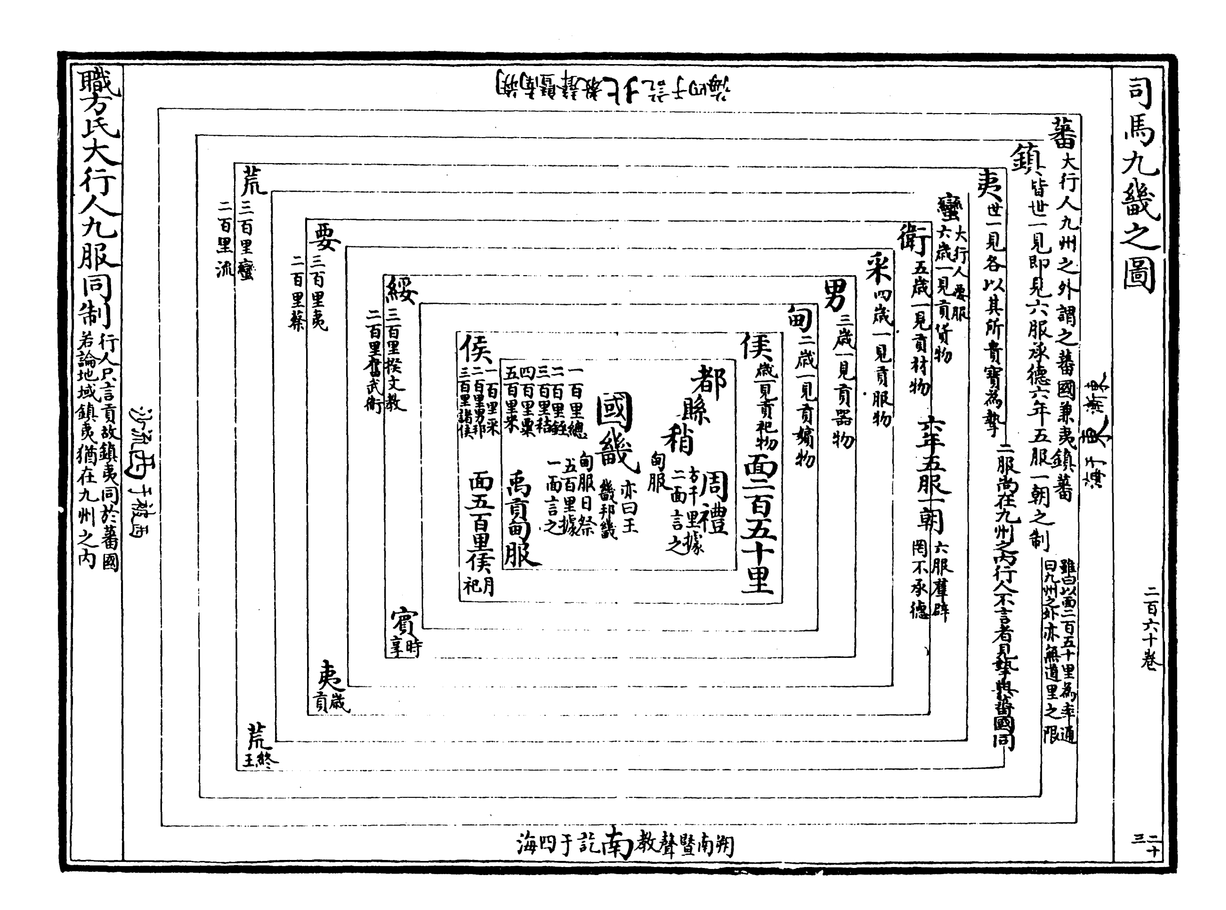
徑只百里方三百里徑只七十五里方二百里徑只五十里方百里者徑只二十五里自竒其說與王制等語相合然本文方千里之地以封公則四公以封侯則六侯以封伯則七伯以封子則二十五子以封男則百男其地已有定數此說如何可通況男國二十五里之小則國君即今之一耆長耳何以為國君

按諸侯分封受地之多寡周禮大司徒職方氏所

載與王制及子產孟子所言不合鄭注以為合山川附庸而言先儒遂欲融會二說而一之如陳祥道唐仲友之論特為明暢故備錄之若止齋徑圍之說則侯伯子之地僅可脗合而公之地多二十五里男之地僅得五十里之半其與王制孟子所言均之為齟齬不合耳

右分封之制





司馬九畿之圖
職方氏大行人九服同制
行人只言貢故鎮夷同於蕃國若論地域鎮夷猶在九州之內
蕃 大行人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兼夷鎮蕃
鎮 皆世一見即見六服承德六年五服一朝之制
夷 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蠻 大行人要服六歲一見貢貨物
衛 五歲一見貢材物
采 四歲一見貢服物
男 三歲一見貢器物
甸 二歲一見貢嬪物
侯 歲一見貢祀物
面二百五十里
都
縣
稍
周禮
國畿
甸服
荒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要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綏 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侯
一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
一百里總 二百里銍 三百里秸 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面五百里侯
甸服
賓
夷
荒
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二百六十卷

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内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内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也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也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

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所謂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視要服為尤畧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

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别也此所謂分荒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蔡氏曰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地土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

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為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

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

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周漢則盡其地

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周禮大司馬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

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蕃畿

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

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嵗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嵗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嵗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嵗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

國語周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賔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賔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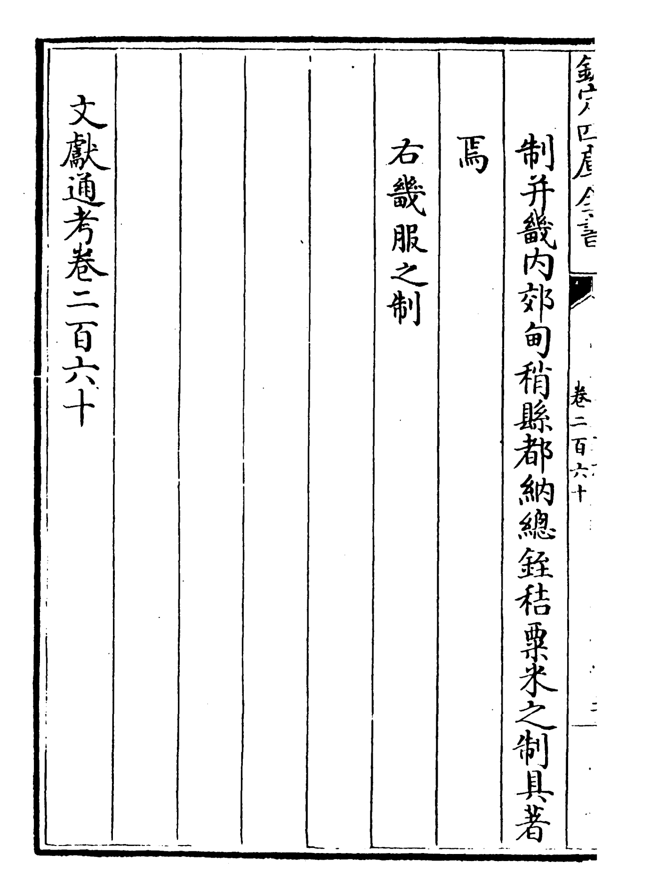
貢終王

唐氏曰堯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而至荒服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為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内則與九州之法實同無毫釐差矣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説謂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亦非也或謂周之境廣於禹貢五百里雖稍異於鄭氏亦未

盡知禹貢也若如二説則不惟不與禹貢合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公謀父周人也不言九服而言五服何哉盖九服五服一也自禹貢一面言之率五百里爲限周禮以二面言之率以二百五十里爲限則自鎮畿而内二畿而當一服與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無纖毫牴牾者周公祭公之説亦不待釋而明矣惟蕃畿在九州之外即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

亦非地域止於此也夷鎮尚在九州之内以其荒服使之終王各摯所寳同於蕃國行人之言與周官六服合矣不謂夷鎮即在九州之外也然則商制如何曰詩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與禹貢周禮同制也又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中舉来享外舉来王知其與祭公之言合也况作康誥之初周禮未制已言侯甸男邦采衛則周因商禮其可知

矣然則王制言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說者謂商之制有諸乎曰王制漢文帝博士所作自春秋而降四夷交侵中國之境土褊矣王制采六經而作欲行諸當時此乃據所見境土言之豈商制哉方五千里為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況禹貢五服自侯服而外已有百里二百里三百里之別與周九畿何異哉今具圖以見禹貢周禮祭父所言皆同



制并畿内郊甸稍縣都納總銍秸粟米之制具著焉

右畿服之制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　著

封建考二

周封建之制

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

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羊容問子思曰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

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爲伯猶周召之君爲伯也

公羊傳子曰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周成王使召康公命齊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之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

周襄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策命晉侯重耳爲侯伯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陳氏禮書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内而爲比長閭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爲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爲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爲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達於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

衆故連有帥帥足以帥十國而已未足以率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爲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内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

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内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

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伯連帥之職周道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内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則十二牧夏九牧左氏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伯則王畿之内不建伯焉鄭氏以為商制是也然州牧伯之名見於

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請屬鄫豈周所爲連屬歟

公羊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商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

周有九伯則畿内蓋亦設牧而太宰言施典於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爲邦國故也康成釋詩謂周之制使伯佐牧蓋以傳所謂五侯者五牧

也九伯者佐侯之伯也孔穎達申之以為一牧之下二伯然質之於商州伯之下無二佐則周州牧之下無二伯

右牧伯之制

周禮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城方九里宮方九百步）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以五采韋衣奠玉以藉之）冕服九章（自山龍以下）建常九斿（斿其屬幓垂者也）樊纓九就（樊纓馬飾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貳車九乘介九人（貳副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

九牢三牲備為一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立於車轂之末謂之軹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行四十五步以朝王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朝畢則有廟享之禮享必將幣束加於璧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禾米芻薪之費三問三勞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王十二旒上公龍袞前後皆九旒

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城方七里宮方七百步侯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

七十步立當前疾謂騶馬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三公八旒侯伯七旒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城方五里宮方五百步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

酢再祼者王既拜送爵又設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王之孤及卿前後各六旒子男五旒

王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卷讀作衮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衮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右諸侯命服之制

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次國二軍二萬五千人　小國一軍萬二千五百人

陳氏禮書曰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為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

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左氏曰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杜預曰魯本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公羊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曰襄公委任强臣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穀梁曰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啖氏曰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數不必常所以

示稱國語曰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令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魯襄昭皆如楚由此觀之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為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作猶作僖公主之類也及舍中軍以起於禮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

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與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又曰春秋傳曰列國一同明堂位曰魯革車千乘坊記曰制國不過千乘語曰道千乘之國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

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至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

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二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而車四乘三旅而車二十乘三師而車百乘三軍而車五百乘由此推之天子六軍則車千乘矣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千乘之賦豈特三軍而已哉鄭氏據司馬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

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卒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賈公彥遂以此為畿內之法以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為邦國之法然周官之於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竭作未聞十家出一人之役百家出十人之役也賈公彥言出軍之法先六鄉次六遂次公邑都鄙乃徵兵於諸侯不止則諸侯

閫境出馬所謂千乘之賦也然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周官曰王之大事諸侯左傳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又曰諸侯敵王所愾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内以實其外哉馬融曰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蓋惑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制不知周禮之所言者乃附庸也

右諸侯立軍之制

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三卿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是三卿也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以大國卿三命則知次

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是故云互明之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解見職田門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分田視口以計食其品

節差等上焉不至於過制下焉不至於不足諸侯下士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苦而已雖不能有餘亦不至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雖多祿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患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且先王分土以封諸侯固宜盡得其地以享侯國之富令乃山澤之所有則歸之公閒田之所有則歸之公侯國之祿餘又待用於天子而不敢私諸侯

所得自十卿禄之外而無有覬心防閑若過嚴矣然君十卿禄乃君之所自得者耳而侯國之公用則取諸地入以給之其山澤閒田雖歸之公上領於王官而實藏富於天下又封建之美意也春秋以来諸侯土地各有財賦皆足以用其民而戰其力其山澤之賦列國亦自擅而有之無復君十卿禄之制而於卿大夫禄地多踰古制一時諸侯皆任己意以行私賞故多强宗大族為國生患晉惠

公一入國遽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以負葵之田七十萬此豈常典也哉在齊威時伯氏亦有駢邑三百在魯成公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其他國可見矣後如鄭賞入陳之功子產以上卿受八邑三十二井為邑井九百畝推而計之視古時卿四大夫祿之制已大相遼絶矣宋之盟公與左師邑六十子罕削而投之齊慶父之變公與晏子邑六十晏子辭而復之此惟懼其足以召患故

卻而不受有如先王之制不暇論矣衛免餘言於衛曰唯卿備百邑晉叔向賦秦楚公子之禄皆百人之餼一卒百人其禄足百人此皆猶春秋之亂法非王法也

右諸侯建官之制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

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衞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存覜省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

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三山林氏曰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大行人言侯服歲一見至要服而後六年一朝與此經不合唐孔氏雖引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為與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於二此則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守亦不得為相當唐孔氏又以大行

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
君自朝乎按周官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
皆言見至於問與視則其臣故曰時聘殷覜而已
不言見也以見為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然此篇
所載六卿與周禮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一句與
周禮異當闕之以俟知者
春朝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

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為文言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者無常期蓋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合諸侯而發禁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不廵守則殷同殷同者乃六服盡朝既朝乃合諸侯而命其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此二事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時聘亦無常期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也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其卿以聘禮來頫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致禬凶禮之弔禮補諸侯烖若春秋澶淵之會歸宋財凡諸侯之邦交歲相

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伯時所制唐虞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皆以服數來朝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所好不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

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不順謂背逆昭穆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流放也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孟子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

敢為其事圭瓚𩰪爵也𩰪秬酒也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𩰪則用薫

右朝聘廵守賞罰之制

三皇以來至殷末周初諸侯之見於經傳者

共工氏　女媧末年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與祝融戰不勝怒觸不周山以死

州　甫　甘　許　戲　露　齊　紀　怡　向　申　吕　皆炎帝神農氏姜姓之後並為諸侯或分四岳

當周室甫侯申伯為王賢相齊許列為諸侯

蚩尤氏　九黎之君始作淫刑不用帝命黃帝與戰於

阪泉之野禽殺之

有苗氏　縉雲氏之後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堯遏絶

其世舜攝政放之於三危又命禹徂征七旬而格

虞賓　書虞賓在位注丹朱為王者後故稱賓與諸侯

助祭

容齋洪氏隨筆曰堯舜之子不肖等耳舜之後雖

不有天下而傳至於陳及田齊幾二千載惟堯之後當舜在位時即絶故禹之戒舜曰毋若丹朱傲用殄厥世又作戒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原丹朱之惡固在所絶方舜禹之世顧不能別訪賢胄為之立繼乎左傳載子產之辭曰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謂唐人之季非周武王子封於晉者成王滅唐而封太叔又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氏曰御龍范宣子

曰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然則封國雖絕尚有子孫武王滅商封帝堯之後於薊而未嘗一見於簡策史趙言楚之滅陳曰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臧文仲聞蓼與六二國亡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堯之盛德豈出舜臯之下而爵邑不能及其孫何也

有庳　舜封象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有庳在今道州

契　佐禹治水有功舜使為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
契子昭明傳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凡十四世而生
成湯始代夏有天下
稷　教民播種帝堯舉為農師舜時封於邰稷子不窋
傳　鞠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毀隃　公非
高圉　亞圉　公叔祖類　古公亶父　季歷　西
伯昌　凡十六世而生武王始代商有天下

英六　禹即天子位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乃封皋陶之後於英六至春秋魯文公之時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𠂤師滅六子燮滅蓼六安國六縣咎陶後偃姓所封國英即蓼也在光州固始縣

按六蓼雖滅於春秋之時然史記以為禹封皋陶之後於英六則是禹時所建之國也

防風氏　汪芒氏之君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其後在春秋時為長狄長狄首尾見狄

事跡

有扈氏　夏禹崩啓立有扈氏不服啓伐而滅之天下咸朝有扈國在雍州南鄠縣

后羿　有窮氏之君太康盤游失德羿距之於河遂廢之而立仲康自鉏遷於窮石因夏人代夏政信用寒浞為浞所殺

羲和　二氏世掌天地之官至仲康時湎淫胤侯征之

胤侯　仲康時掌六師征羲和

寒浞　伯明氏之讒子弟羿信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乃殺羿而代之夏遺臣有鬲氏收斟灌斟尋餘燼滅浞立少康

有仍氏　寒浞子夏殺帝相妃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

有鬲氏　夏為羿浞所代夏之遺臣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氏率遺民滅浞立少康有鬲今平原鬲縣

斟灌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羿命其子澆用師滅之斟灌故城在青州壽光縣東斟尋故城在青州北海縣

過　戈　寒浞處其子澆於過豷於戈靡旣滅浞立少康少康乃滅澆於過后杼子少康滅豷於戈有窮因是遂亡過在東萊掖縣戈在宋鄭之間

葛　葛伯與湯為鄰不祀湯征之葛梁國寧陵有葛鄉

韋　顧　昆吾　三國名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

姓也三國黨桀為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桀則同時誅

三朡　湯伐夏夏師敗績桀走保三朡湯從而伐之俘其寶玉桀乃奔南巢三朡今定陶也

氐　羌　西戎國湯時來享來王

荆楚　殷道衰楚國叛高宗伐之罙入其阻

鬼方　北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九侯　為紂三公有好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

而醢九侯鄴縣有九侯城

鄂侯　為紂三公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辯之疾紂并

脯鄂侯鄂一作邘野王縣有邘城

崇侯虎　紂殺九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以

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

獻紂紂赦西伯賜弓矢斧鉞使專伐征西伯遂伐崇崇

在京兆鄠縣

黎　殷近王畿之諸侯西伯伐而勝之紂之臣祖伊奔

告於紂作西伯戡黎黎在上黨東北

密　密須氏不共距周侵阮及共文王伐之密地在寧州

庸　蜀　羌　髳　微　盧　彭　濮　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武王伐商俱以師至牧野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間

巢　殷之臣巢伯南方遠國武王克商乃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奄　東方淮夷之種武王崩與三監武庚叛周周公討之成王即政又叛成王滅之遷其君於蒲姑奄在兗州曲阜縣蒲姑齊地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左傳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

文王子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鄠縣東郕音成邘

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西北有邘城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允也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郡燕縣西南有胙亭

班固諸侯王表序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謂文王武王周公也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

周成王以後春秋以前諸侯之見於經傳者

畢　畢公高文王子成王時為司馬又為太師成王將

崩與召太保等同受顧命立康王康王既立率東方諸侯以見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作畢命畢在長安縣西北其後為畢萬

彤　彤伯姒姓成王時為宗伯王將崩與召太保等同受顧命立康王時六卿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惟彤伯非同姓

密　密康公姬姓共王游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康公不獻於王一年王滅密

邶　武王克商三分其地自紂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初以處三監三監既叛討平之乃封康叔於衛而以邶鄘封同姓之國其後衛子孫稍并邶鄘二國故邶鄘之詩皆言衛事

鄘　說見前

檜　妘姓高辛火正祝融之後武王封之為檜子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

變風始作幽王時為鄭桓公所滅

榮　厲王時榮夷公為卿士好專利王説之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甫　甫侯亦姜姓與申皆太岳之後穆王時甫侯作呂刑崧高言惟申及甫維周之翰即穆王時甫侯子孫

樊　樊侯仲山甫宣王時為卿士兼師保之官

韓　姬姓左傳邘晉應韓武之穆宣王錫命韓侯後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　韓地在同州

黎　黎姓未詳侯爵國在上黨壺關縣後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以中露泥中二邑黎之臣子作式微旄邱二詩以責衛不能救黎

右以上皆周以來諸侯之國而亡於春秋以前者東坡蘇氏曰傳稱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爵五品而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者為附庸葢一千八百國周室既衰轉相吞滅數百年間列國

耗盡春秋之世見於經傳者一百六十五國蠻夷戎狄亦在其間若夫二百四十年之中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孔子筆之於經公穀發明於傳至今猶想見其處令掇取其尤者附次於後

經傳始見諸國圖

姬姓爵姓具

魯侯隱元經 鄭伯隱元經 祭伯隱元經 衛侯隱二經 西虢公隱元傳註 隨侯隱五傳 郕伯隱五經 晉侯隱六經 凡伯隱七經 滕侯隱十經 郜子桓二經 芮伯桓二傳 荀侯桓九傳 賈

伯桓九傳曹伯桓十四經單伯莊元經蔡侯莊十經息侯莊十四傳滑伯莊十六經邢

侯莊三十二經虞公僖二經周公僖九經畢公僖二十四傳原伯僖二十四傳酆侯僖二十四傳

應侯僖二十四傳韓侯僖二十四傳甘公僖二十四傳頓子僖二十五傳毛伯文元經巴子文

十六經唐侯宣十二傳吳子成六經召伯成八經尹子成十六經北燕伯昭三經胡

子昭四經劉子昭十三經

異姓爵姓具

宋子公隱元經邾曹子隱元經宿風男隱元經莒己子隱二經紀姜侯隱二經齊

姜侯隱三經陳嬀侯隱三傳杞姒伯隱四經南燕姞伯隱五傳薛任侯隱十一經許

姜男隱十一經　州姜公桓五經　穀嬴伯桓七經　鄧曼侯桓七經　葛嬴伯桓十五經　郳曹子莊五經僖七稱小邾　荆芊子莊十經僖元稱楚　徐嬴子莊二十六經　舒偃子僖三經　鄫姒子僖十四經　梁嬴伯僖十八經　須句風子僖十二經　夔芊子僖二十六經　秦嬴伯僖三十經　沈姒子文三傳　麇嬴子文十一經　郯嬴子宣四經　郧嬴子宣四傳　箕子子成十三傳　偪陽妘子襄十經　舒鳩偃子襄二十五經　鄅郧子昭十八經

姓具爵不具

申姜隱元傳　東號姬隱元傳　羅熊桓十二傳　夷郧莊十六傳　霍姬閔元傳　耿姬閔元傳　魏姬閔元傳　黄嬴僖二傳　温姬僖十經　任風僖二十一傳　顓臾風僖二十一傳　焦姬僖二十

三傳管　雍　邘　胙　茅　蔣　聃以上七國並姬見僖二十四傳郜

元文五經蓼偃文五經六偃文五傳闞　揚姬襄二十九傳

爵具姓不具

譚子莊十經弦子僖五經宗子文十二傳萊子襄六經杜伯襄二十四傳賴子昭四經鍾

吾子昭二十七傳蘇子宣一傳

姓爵俱失

戴隱十經郎　貳　軫　絞以上並桓十一傳牟桓十五經遂莊十三經權

莊十八傳陽閔二經共閔二傳冀僖二傳道僖五傳柏僖五傳厲僖十五經項

僖十七經英氏同上江僖二經巢文十二經庸文十六傳崇宣元傳舒庸成十七經

郜襄十三經鑄襄二十三傳亳昭九傳房昭十六傳桐定二傳

附庸

極隱二經向隱二經於餘邱莊二經蕭莊二十二經鄣莊十五經鄟成六經

夷狄諸種

盧桓十三傳驪戎莊二十八傳山戎莊三十經北戎僖十傳揚拒泉皐

伊雒並僖十傳介僖二十九經姜戎僖三十二經長狄文十一經百濮文十六傳羣蠻文十六傳陸渾宣三經赤狄宣四經白狄宣八經根牟宣九經

潞宣十五經 甲氏 留吁並宣十六經 鐸辰宣十六經 茅戎成元經 廧咎

如成三經 無終襄四傳 濮 奄並昭元傳 淮夷昭四經 肅愼昭九傳 鮮

虞昭十二經 肥昭十二傳 鼓昭十五傳 戎蠻哀四經

文獻通考卷二百六十一